

楊先生證學編序



道在言乎子欲無言在無言乎子與回言
終日是故以言卽道則無言時離矣無言
卽道言時離矣是故必以其言通其無言
以其無言默契其言是故終日言未嘗言
終日無言未嘗無言而庶幾乎會道之全
達此可以知子楊子之言已子楊子學於

近溪羅子者也羅子之學學之於天地萬物者也而其言最能喚人以惺如赤子墮地啞啼一聲恍然而聞劃然而驚自此以往其大難名何世儒之拘方往往承之以駭駭之而後解解之而後快而無駭亦無快則鄭邦福是已鄭邦福則嘗思之矣天地萬物總備於人顧人各異體體各異用

安能合而爲一獨不見夫可喜之事至而天下之口畢開乎可憂之事臨而天下之眉胥蹙乎則信乎無異體矣而惟有我則不然我所便眉始掀人或反其唇我所不便顏遂促人或捧其腹一膜之外胡越攸界我之爲害大矣何謂無我今有見孺子於百步之外將入井者已不及援他人援

論學統 序 二
之已必喜以彼之手卽我手也有不援焉
者衆其怒之惡其手之不能爲我手也卽
是以推上古聖人言言道矣而言之不盡
者中古聖人言之中古有不盡者百世以
後無窮而言之此所謂合天下古今爲一
口聖人者必不以出自我口者爲道其非
我口出者與我無預也以至耳聞目視百

骸運動無往不合道亦無往非聖人耳目
百骸之所在卽一人以例千萬人卽一世
以例千萬世道在卽體在乃所謂合天下
古今爲一體也彼以聖人爲有死者不知
聖人之生者也聖人之生全身是道而道
有死也乎哉聖人朝聞夕可非樂死也道
可以不死也若衆人之於道時合時悖合

則聖人之身不合則不仁之體爲痿痺爲潰爛而已矣以故聖人者孜孜汲汲以勞來匡直於當時刪述垂憲於後世何其爲人之切亦甚無樂乎其痿痺潰爛之在吾體也痿痺潰爛之不治將使全體不支慧命幾絕則聖人之大懼已然則聖人之心必天下後世人皆合道而後其體全乃人

類絕而道復歸於天地天地開而道復屬於人身經于萬劫總之不離此體也善乎子楊子之論視聽言動而歸之於無耳無目云云論萬物一體而歸之於一理云云蓋惟無身然後能通古今爲一身若執身爲有則彼手安能爲我手惟一理然後能合古今爲全體若以理爲二則一口安能

證學編
傳衆口是故理一而後可以無身無身而後可以耳視目聽而六用通六用通而後可以無古今無人物天地與我混而爲一彼欲讀子楊子與羅子之言者舍鄭邦福之言無從入矣雖然邦福亦湯言之耳其未嘗言者不知安在

萬曆甲午秋書於羅浮道中

證學編自序

不敏年三十始知學每有解悟輒筆記之亦有答友人論學書筆記出以就正本省守道公祖鄭蓮國公公不叱其非也爲予序而刻之論學書則予友順德曾明吾中翰刻之京師題曰正學編云昨待

命中都舉會龍興寺者再答問之語數條則鳳陽高判刻之至是悉出以示司屬楊君駱君等咸謂鄙說亦同志商學之一助也矧其中不無一二語獨詣者不可私且棄請登之木母以抄寫疲書史予曰諾旣

而有述

先師近溪羅先生言有志二字大非容易者予爲之
惕然自省曰予日者之諾諸君也毋乃無志墮落科
臼中矣乎旣而復自奮曰吾苟安於所未至然後謂
之無志今此皆非吾駐足地也第存往蹟以自考驗
且便於同志共規吾過也吾矢吾志自今以至于後
日不留一言因自題曰證學之編而序之時
萬曆丙申仲夏旣望羅浮楊起元貞復甫書

刻證學編叙

我師楊復所先生論學諸錄業已布于域中自巳亥
沒後江南遂無繕本寧竊慨之歲丁巳捧誦遺書深
歎哲人云亾誰尋斯緒迺與曹甥樞敦校證學諸編
而以六論翼弁之于首對

高皇三問勸 聖學兩疏繼之蓋我師之學寔得之
明德羅子羅子祖述宣尼憲章

高帝師承其脉日與友生講究無非明德真宗證學
一書則其所肇始也可令湮沒無傳哉因是併發笥

稿中最有關於學問者錄載于內而幾希穀種數論
試闡孝弟數策溫陵李卓老嚮所傾心隨續入焉若
迂語若仁學解若論試掾文尤其憫世之極無論賢
智觀之而感發卽愚不肖者讀之未有不悚惕者也
高皇益世無窮之語殆爲我師道乎噫堯舜千五百
年而有孔子孔子千五百年而有

高皇其間治亂相尋道統相繼曆數有在匪偶然者
而斡旋宇宙之命脉果繫六諭之天言非得羅子揭
之揚師宣之寥寥數百載孰有以窺其微哉

高皇聞知羅子見知師言信不虛矣寧不肖生逢斯
世何幸與吾曹甥共聞焉工旣告成敬申鄙言於右
簡

皆

萬曆丁巳冬仲望日新安門人余永寧百拜手書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一

卷首

六諭翼

對聖學問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對獨善問

初補經筵恭勸聖學疏

勸講聖學疏

論學校

論佛仙

論祀典

卷一

筆記

尺牘節文

序中都會語

龍興寺會記

大學首章舉要

誠意一章舉要

中庸首章舉要

誠者自成一章舉要

龍興答問二條

爲懷遠揚孝廉書二條

爲懷遠路孝廉書二條

是故君子有諸已四句語錄

附復葉綱齋書

學而時習章

其爲人也孝弟章

曹交章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二

卷二

周柳翁座主書

四首

復耿侗老

復吳悟老

東張陽老

楊晉菴給諫

送壇經與友人

李斗野丈

孟我疆先生

周山泉先生

高上海

黃二瞻丈

王介石

吳矩之

李卓吾先生

沈介菴書

葉龍老

蔣蘭居年丈

二首

鄒南阜年丈

三首

許甸南給諫

周謙山先生

二首

焦漪園會長

蕭豐源

趙虛白

趙燁文學

何九叙秀才

諸學編目卷之二
朱紫垣文學

答曹州貢士郝玕

書李明仰冊

答友人不怕死說

羅鵬雲文宗書

蘇紫溪同年書

劉承所

洗孝廉

寄李卓老

俞定所年丈

蔡體國

劉子誠

王時揚

楊湛如 三首

劉肖一

管東溟公祖

周謙山先生

孫區吾公祖

梁拙一司訓

鳳陽高別駕泰崑

許甸南給諫

馬杞縣

龐丹徒

劉淳寰年丈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三

卷三

冬日記

論學書

泗州會記

奉命祭告泗州 祖陵感思功德恭賦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別泗州學正王鄉丈

別蕭生

別泗州王守

別肝貽丁令

別天長徐令

世篤孝誠述

茶池亭記

許學貞擢閩閩帥序

送譚見日山人序

易原易說題辭

南都答問題辭

知儒編跋

石經大學附論序

三經序

重刻法寶壇經序

壽松坡畢先生八十有一序

明逸儒黃峯杜先生墓誌銘

羅近溪先生講堂記

明德羅子祠堂記

造受說

論試掾文

宋文丞相忠義傳序

牛山之木章

道院會記

神樂觀會謹贅述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目錄四

卷四

孝經序

誦孝經觀

書孝經宗旨

識仁編序

仁孝訓序

近溪子集序

羅子四書答問集序

言學編目錄
四
又擬作答問集序

盱壇直詮序

石鼓山堂劄記序

粵遊紀序

四古心易序

宏山先生語錄序

張陽和先生書稿序

法海紀聞序

送陳秀才歸麻城序

陳居士茹素序

誓戒編序

太上感應篇序

寶坻勸農序

送劉布衣序

蓮華國采真游詩序

楊湛如二尊人壽言

告二子述

勗程兩生

題丁茂才尺牘

學說

讀楊子法言說

讀文中子中說

跋朱子摘編

仕學稿序

迂語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論策目錄

論

心如穀種

志伊學顏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幾希

權論

行夏之時

聖賢之所以盡其性

策

孝弟

道學

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首

新安門人余末寧校閱

六諭翼

高皇以六諭教萬民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
曰毋作非爲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述師羅汝芳言曰孔
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我
高皇聖諭數語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

也往時儒先每謂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蠻貊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說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於其

間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更何從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原是一箇但我大明今日又更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若我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我

高皇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大知也以我所能能民

所能天下共成一大能也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爲急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地如此光景百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已或問保太之急旣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又須何如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卽人心和平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

非他卽中庸之各率其性而爲孝爲弟爲慈平平而徧滿寰穹常常而具在目前者也此個人情萬古不變却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代以前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學必先以維皇降衷民有恒性天生蒸民好是懿德而云天地之性民爲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戒謹恐懼不惟自己不敢怠忽卽上下一體於臣人民物亦不敢或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在如一有戍役一有征求悲歌存恤不是念其父母卽是念及兄弟不

證學綱
是念其兄弟卽是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
聯屬家國天下也故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
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
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伯則草薶禽麋無所忌
憚極甚而莫可反矣嗣是而漢晉唐宋英君義辟
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命脉
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竊有臆見
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真而不患其枝

柯花菓之不結蓋種核入地則生意自充人雖不
覺而勢將難已此學自微言絕於聖沒異端喧於
末流二千年來不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
未如之何惟一入我
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昭布而莫
掩雖保泰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又曰大易之乾
惟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

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
故卽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
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蓋有正
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爲然豈獨末世乃始紛
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
無少補我

高皇纔止數語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開朗故芳敢
謂皇極之世惟我

明今日方是蓋以天命之知得諸

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宣諸立極神語卽天地幽
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芳共諸君止須
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又曰人無所不至惟天
不容僞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
至我

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不
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
而克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
舉手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按臣師所以

揚厲

聖謨者即其平生所自學者也臣因此然後知誦法高皇而搜尋全書讀之又由以見臣師識其大也是用不敢隱匿增損而備錄之

對聖學問

高皇帝制曰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即今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

更名而已

理者何即性是也即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是也此理萬古不易四表不殊即使六經之外別有典籍不過更立名字而已斯理豈能異哉

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略無有礙匡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仲尼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為君之師舉臯陶周呂召為教民之式明三綱列五常使眾庶咸安於仲尼之言教且嚴而理且明

嚴者不敢犯意如作春秋正名分類日月中天謂明四書載者是

論學錄
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爲君者享國且短爲
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何爾諸
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大哉

高皇之間洋洋乎臣楊起元敢對曰人無古今也理
無古今也古之學者用於世則有用臣主俱榮而
名後世今之學者用於世則無用臣主俱辱而身
不保則所學異也自有文字以來而有書矣書者
理之載籍也古人之讀書也必窮其理窮之云者

沿口耳之所入以探於身心性命之源而又有明
師端其趨而示之途掃除其枝葉溉灌其根本而
時其化資之下者引掖之使百倍其功而不倦以
故菽撤而中通神清而氣爽其仕也信而後出其
得君也量而後入其臨民也猶一體而安全之皆
窮理之効也今人所讀者何嘗非古之書哉奈何
儒術中絕聖學不傳不知理何如而後窮而但以
口耳記誦當之是故忠孝之格言仁義之名目前
人之孰得孰失時務之孰利孰害種種熟識于胸

中而條陳於紙上非不可觀也而其中蔽錮日甚
生意槁然如無根之樹木徒以他樹之花實綴之
一當烈日飄風萎且零矣以之事君安能引君當
道以之臨民安能不致謬爲最下則以賄亾其身
斯已矣則不窮理之效也而理豈有古今人亦豈
有古今哉恭惟

皇上汎掃夷風肇脩人紀明孔子之道先彞倫之叙
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作資世通訓
之書而叙之深言後儒解注失聖經之意愈愚後

學此皆舉千百年學者之所未聞良由

天縱聖神作民君師開斯世之聾聵誠千載之一時
也臣等洗心滌慮瞻仰聖化雖菽錮之有年敢不
憤悱於今日昔人有言曰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
水員孟方則水方上作而下不應首前而足不隨
天下無是理也抑臣又聞之三皇不易民而化五
帝不變世而治三王不借才于異代而成功恭惟
上位建極綏猷握樞運化卽今可以成古卽布列有
位者可以爲臯陶周召卽待澤于閭閻猷畝者可

以爲康衢擊壤也蓋堯舜以性成其化故其化速
湯武以反爲其治故其治遲世道本自性成無事
於反也臣愚昧顧平生所學盡在是矣敢以爲

今日獻

對儒者所以不言問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
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爲善所以爲善者或公於
朝或私於家不離爲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
也昔子貢疑博施濟衆未足以盡仁而孔子稱其不
止於仁必也聖乎及子路疑管仲之不死爲未仁

則又盛稱其一匡九合之功以爲孰如其仁則利
濟天下民物誠孔子之本心也觀孔子可以知孟
子矣然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也不過導人爲善
耳善者人所自有而迷不知其路故藉先覺引導
之使彼自知善之所在而爲之自不容已也保祿
保家而全身命者善之應也詩云未言配命自求
多福或問如此則固寵竊位便其身圖者善乎曰
不然竊之便之者作僞也心勞而日拙保之全之
者作德也心
逸而日休

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游諸侯之
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
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

言孔孟不
獨以善導當時之人又以善導列國之君深藏所
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則指廷臣而言也

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所以言今之儒士所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孰難易乎請爲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臣以道自重必與其君志同道合然後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爲臣者學未克道未至卽欲有言而不可得也明善誠身之道孔子惟陳於魯哀保民而王之說孟子惟陳於齊宣則二君有其機也雖然向非孔孟之學一聖一賢則二君之機何由而動或其機已動而又何以應之是故孔孟而後學術不明格君無術使聰明睿智之主不能自舉於三五之隆而終與凡庸之君同類者恒坐於有君而無臣非無臣也臣無致君之學也且夫有財者不難於行德有力者不難於拯溺有孔孟之學者不難於利濟也貴行德於擔石之儲則苦矣求拯溺於雞肋之手則卻矣上爲德下爲民此何任也而於章句末學焉求之是求魚於木求馬於唐肆也必不可得之道也

陛下夙寤晨興欲以求言此舜禹之德也奈何夷風初歿聖道初布誦法者尚淺而自得者尚稀也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亦漸親其效矣需之以歲月益之以漸磨語誠明而陳王道者不難致也

對獨善問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為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

智之至者知至至之者也

務志即尚志也崇身不敢卑其身也能利濟以名世則身崇矣即孔子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者也獨善其身則卑其身矣安得智而賢哉然則崇身者非榮貴之謂欲明明德于天下而為大人也世有以觀事勢向背為知時之智者豈知所向不過向吉所背不過背凶吉凶不過一身所繫及天下俱凶一身何能獨吉是猶未足以審于吉凶之實也

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患犯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

厚德視君缺佐日民受殃恬然自處者

大至智者其智大而又至

也大者天道也至者地道也出類拔萃有若贊孔子之言即所謂崇身也善平患難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若待勞形苦心然後平即不為善矣懷大本者其性定也亦天道也抱厚德者其心仁也亦地道也有此大本則其出不窮有此厚德則不怠斯世故日擊君民之患難有不能恬然自安者

論學錄
若必以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攘之
秋大背於彛倫之叙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
其何心請爲之論

臣楊起元對曰人有此身未有離乎人者也以身
庇人則首出庶物而身崇以身庇於人則消沮閉
藏而身卑夫身者受之天地受之父母而顧卑之
則虧體辱親愧忤天地然而士甘之者智不足也
彼見此耳目手足心志百骸之爲我遂欲有之以
爲利則其智小而不大又見夫閉門塞竇可以免

患而不知天地崩墜不待杞人而後憂雖欲免之
有不可得者則其智浮而不至天下之身與天下
共之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信非大至智者不能
也智大則大本立矣智至則厚德全矣天下之大
其猶巨海乎波濤之洶湧魚龍之變現固不免也
所恃者萬斛之舟與長年之柁耳大智者萬斛之
舟至智者長年之柁也彼無是二者宜其相顧錯
愕惶怖卻步而反走也故以孔子之門人如漆雕
開閔子騫之賢皆甘貧賤而終身不仕於諸侯之

國由求好仕而功名不終其他可知矣惟孔孟轍
環列國栖栖然而不敢自暇逸孔子曰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夫
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一聖一賢豈非其智之
大且至乃能若是哉夫智不可襲取也必由學以
成之人之智本無不大也本無不至也學也者求
其本大本至之體而默識之也卽大學八條目之
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也知至則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臣楊起元謹 奏爲

敬攄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以隆

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自司

業陞臣洗馬兼脩撰充 玉牒纂脩官隨於今月

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講官臣伏自

惟念 經筵乃

皇上論學作聖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聖德之
官如臣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

報稱爲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
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苛

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也夫

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學術而

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必麗於中

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天也非講於學術卽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講於大學術亦非難
也惟願

皇上大厥志志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於
不倦邇年以來 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爲

慮臣愚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
也志所不在而強爲之卽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達
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朝羣
臣時親 講幄不惟不以爲勞而且有心廣體胖
晬面盎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此臣倦倦
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
者蓋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
是以敷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於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

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今進
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待而陳
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究極易簡
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
芻豢之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
素聞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
之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 伏望

皇上留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勸講

聖學疏

萬曆二十五年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

奏爲敬陳脩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
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脩其實者非遽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聖心亦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 宮殿頻災夷虜交警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備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 大禮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也而不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開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脩者也然臣以爲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慮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

以致虛之說爲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
不祗肅承歡 聖母罔不齋慄恤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雩旱則不難 步禱如此聖德雖使堯舜
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爲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
不以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
指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時有百姓
譏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
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
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
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
限之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
也固宜儻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心是以無窮求

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 廷臣皆蒙道
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羣起而敬應矣且以孔
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邇至七十乃不
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

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
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親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
虞之際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
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
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
之後自然與 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 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

時萬世之福也此臣倦倦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
璧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
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爲之乃其易易者也
何也吾之真心乃爲真寶而世上有形之寶乃贗
寶也堯舜得真寶而棄贗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
行之所從出也方今災害並至 明主恐懼於上
羣臣脩省於下莫不思以實應 天而臣獨以學
問爲言近於迂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

人之際之可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
爲迂臣雖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
學問而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
者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
也故應 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
而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爲至忠夫芹
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作
養讀 中秘書游歷清班遞晉卿貳則其分加於
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知簡能

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爲獻矣伏
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鑒臣朴忠而少加之
意幸甚

論學校

此惠州志也所關者大故併佛仙祀典同錄之

楊子曰人才者治之本也教化者人才之本也學
校者教化之地也

高皇帝統一聖真脩道立教莫大乎卧碑故首述
焉教宗孔子而先師之號定自

肅皇則萬世之大宗明矣故次之而以郡邑學宮規
制廢興繼焉又繼之以射儀鄉飲酒禮所以尚賢
尚齒者備矣又繼之以社學書院所以推廣建學
之意而輔學校之所不及者益備矣乃若所以爲

言學紀 首
學之道則存乎其人焉作學校志

論曰古者國有學

高皇帝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待士何其隆哉王祀孔子以其經術取士統又何一哉習之射以尚賢行之鄉飲酒禮以尚齒嚴之卧碑以範其趨教又何備哉士生斯世也不學焉往顧其所以學者未易言耳吾惠僻處海濱外希先生轍跡之臨內無陳良豪傑之舉十室必有忠信今萬家之邑以十數豈乏人哉而寶玉翳於土石梗梓夭於斧斤可

惜矣古人之學上有明師下有良友知性知天以爲的而經訓惟以發其疑切磋琢磨以爲功而規儀惟以肅其序疑則思問而無序則亂之於師友之間也循是規儀質是經訓將以致其知耳豈以經訓卽道而規儀卽學哉所學者止於經訓規儀已失古人之意矣矧又委而棄之乎餼羊非告朔而存告朔者餼羊筮蹄非魚兔而致魚兔者筮蹄安可棄也異時當事者憤士弗檢而汰弟子員惡學者馳辭騁說而厚禁游學厭貢士遲暮衰頹而

選以不次德造無斃周士所以譽髦也而汰則遺
賢於野矣木鐸周流孔聖所以覺人也而禁則塗
民耳目矣國用老成所以存典刑也而不次則少
得陵長矣居豐之世固宜有日中之憂而保泰之
時不可無包荒之度

皇上聰明天縱獨灼化原蕩蕩平平無好無惡皇極
造就之法可謂得矣師弟子不於此時盡心竭力
遵

高皇之謨訓尋孔聖之墜緒通性理明王道以對揚
休命於萬一寧不負時余志學校首述 制典
或者以爲此天下事而施之郡志不亦侈乎嗚呼
天子之法非列國守之其誰守之今之郡古之國
也志之所以使吾郡師弟子易見聞也而列郡聞
之有興焉當不獨使周禮在魯是予之願也夫社
學亦 制典也良有司行之無難書院久廢非其
人弗復書之亦以待也

論佛仙

楊子曰三教皆務爲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

理楫於波濤之中二氏乃指顧提撕於高岸之上
處身雖殊其求濟之理則一彼中有神通變化光
景動人者乃其脩福所致而真常之道不以爲貴
亦猶吾儒登巍科躋臚仕與馬赫奕聲譽籍籍亦
可謂之福而於道無加也世人不能參理因艷奇
特而或誕之故神通著而真教詭名爵盛而上品
滑可以例觀故仙釋之可傳者皆非其至者也
論曰予少讀韓子原道卽知佛老之書妄火也及
讀 國史伏覩

高皇功高萬古孜孜定治之意至精也苟有妨政害
治之隙無不塞之而未嘗及於二氏且嘗有訓曰
仲尼之道刪書制典爲萬世師其佛仙之幽靈暗
理王綱益世無窮治天下之道於斯三教有不可
缺者如此則妄崇奉之矣及 諭靈谷寺僧則謂
人主之財皆爲民而用下至公卿輔相皆無可施
之財言之甚切乃悟曰存二氏者有

高皇之識可也暗理之功非淺薄所能測然聞之宿
德大略有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

言學紀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之門自顏曾之外無聞
焉秦漢以還微言中絕不復知道爲何物而佛之
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遞相傳付如燈相禪
母令斷絕及至達磨西來單傳直指宗徒布滿儒
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稍接孔脉以迄于茲此其
暗理者一也由周而來僭越奢侈人福消損大者
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畝至秦益甚二世而
亾夫亾者非獨人主終其天祿自公卿大夫士庶
祿莫不盡然後亾儻有一焉爲天所祿猶足以相

維也其祿所以盡者何也爲其享之過也佛之教
首檀波羅蜜示人喜捨身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持
鉢行乞猶必苦行以報四重恩示人情福如此士
庶之福厚則公卿大夫安公卿大夫之福厚則人
主安可以相保千萬億年無爭亂殺戮之事而運
祚長永此其暗理者二也自人之福不齊多鰥寡
孤獨之民而親戚隣里莫之相卹也生於鰥寡孤
獨之中者稟天地之專氣其聰明才多異於人而
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廣大歸依者衆施捨者博

既足以卹四等於其中而其學無方其法不可思議又足以收異才於其內卹也爲人主而卹收也爲人主而收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此佛教之大凡也至於仙持世尤苦自兩曜三光風雨露雷山川岳瀆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應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滯堅確而不爽皆神之所爲而仙之所脩也人莫知之者謂之暗理亦妄矣由此觀之

高皇暗理王綱之訓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若夫求仙如秦皇佞佛如梁武不以其有益王綱重也直求一己之福田利益耳此所謂愚也至於世俗之氓孳孳爲利不與事父母厚同氣敬師長赴公義而相率費於寺觀彼爲崇正闢邪之說者又攘僧道之利爲已有此二者其愚正等嗚呼可勝道哉

論祀典

楊子曰孔子之祀已著之學校矣此則自社稷山川而下凡載在祀典者及民之所賴以禦災捍患與夫出於崇德報功之不容已者書之作祀典志

論曰章縫之倫率言無鬼神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祭祀惟以盡吾心之誠焉耳其說自相矛盾深淵有寶人不憚沒匿而取之者誠也惟知其有故也今明知鬼神之無矣誰復致其誠者誠者天之道不待人爲明知其無而猶盡誠焉適流於人爲之僞而已矣故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惟其不失赤子之心也儒者自生意見而曰誦法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敬鬼神而遠之曷嘗言無鬼神哉循儒者之見將至於謂

祭無益而後已吾惠自某氏大毀淫祠載祀典者僅此然民間有灾思禦有患思捍不容不奉事所禱者則亦以漸脩復至常熟黃公來守郡大興文昌關公兩祠寔某氏鄉人也豈非乘除之理哉兩祠稽之會典乃京都所崇奉而領於祠官者則何可以淫視也又有天妃五顯天下在在事之亦載會典某氏一切毀之自淫矣何以責鬼是後貪饕者藉口崇正闢邪奪僧道之膏腴爭廟祀之犧牲矯誣放僻無復顧忌嗟嗟豈知商俗尚鬼亦聖人

之教哉

高皇帝重神而敬祭設神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
祇諭之曰勿謂無神而不信勿以佞神而祈福二
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又著鬼神有無論曰鬼神
之事甚顯而甚寂古昔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
今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
人哉洋洋乎 聖謨定萬世之趨矣人非賢智不
能無祈福之心人有祈福之心是諂事鬼神之本
也致中和臻位育使時和而年豐官無濫刑善善
而惡惡人之求得欲從如操器以酌水於江河無
不飽滿然後無求福於鬼神而淫祀自絕不揣其
本而齊其末而曰我能正人心非虛則誣耳豈不
可愧矣哉

證學編首終